

从西部至北京遭遇从西方到东方

荒原问道

HUANGYUAN
WENDA

徐兆寿
◎著

光荣与苦难不在

洗漱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



作家出版社

洪荒原问道

徐兆寿◎著

HUANG YUAN
WEN DAO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荒原问道 / 徐兆寿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063-7131-5

I. ①荒…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36515号

荒原问道

作 者: 徐兆寿

责任编辑: 雷

装帧设计: 马吉庆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电话传真: 86-10-6500276 (总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邮 编: 100125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380 千

印 张: 23.75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31-5

定 价: 3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

远赴~~西~~希腊之前，我又一次漫步于无穷无尽的荒原之上。

我先是去了一趟曾经支教的甘南州迭部县的藏区。那是尚未被开垦的地方。一路上，又一次看见亘古的河流，又一次目睹途山万壑，而巨大的鹰在冰顶盘旋。

那一天正午，阳光灿烂，我踏进贡保活佛^{达格}的寺院大门，看见一片怒放的朵菊在微风中轻摇，迎接我。香炉不在。喇嘛们大概也熟睡着。我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击穿了寺院宁静的空气。我踏

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

1

远赴希腊之前，我又一次漫游于无穷无尽的荒原之上。

我先是去了一趟曾经支教的甘南州迭部县的藏区。那是尚未被开发的地方。一路上，又一次看见亘古的河流，又一次目睹迭山万壑，而巨大的鹰在头顶盘旋。

那一天正午，阳光灿烂，我踏进贡保活佛住持的寺院大门，看见一片怒放的矢车菊在微风中轻摇，迎接我。贡保活佛不在，喇嘛们大概也熟睡着。我能听见自己的脚步擦破了寺院宁静的空气。我踏进幽暗的大殿，在下跪的刹那，看见一位藏族老阿妈斜跪在佛像的左侧，紧闭着双眼，不停地转动着手里的佛珠，像团黑色的信念。我跪在她旁边，突然间感到短暂而世俗。我郑重地行了礼，然后转过身。就在我一只脚轻轻踩过高高的门槛的刹那，我突然间感到了自己的污浊。

我再也走不动了。我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我的灵魂。我仿佛看见寺院外面无边的喧嚣与尘污。在这世上，只有这寺院里的空气是洁净的。我感到极累极累，不由自主地坐在廊前的荫凉下，闭上眼。有风轻轻地掠过我的耳膜，像好奇的孩子一样偷偷掀起我的衣角。鸟鸣使山野更静。远处有流水的声音悄悄传来。一片叶子无声地掉下。一只松鼠跳下了树枝。

俗世远去。永恒回来。

2

后来去看才让。他在迭山中生活了近三十年，每一个毛孔里都散发着一

种草原的气息。除了他上过师范的那座小城外，他从没有去过远方。数年前我的到来，使他再也待不下去了，但他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这座大山。除了去远方看看，还有别的理由吗？再说他还有老婆孩子。

他看出了我的悲伤。我只是简短地说了说，便沉默了。后来我说，我要去希腊。他一副吃惊的样子，问我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我看了看门外，黄昏正在走来。我说，去实现一个梦想。

他想了想，大概明白我说什么，便说，还回来吗？

我苦笑道，不知道，也许我会走遍世界各地，我倒想把我埋在梦中。

他显得比我悲伤。我有些感动，便说，才让，我想去看看措美峰。

他立刻说，好。

夜里，他拉来两匹马，装了很多吃的，且带上帐篷。第二天黎明，我们出发了。我们骑马先来到了扎尕那。那是一座怪石围成的山城，大概成于几百万年前。城里有着一个藏族小寨子，几十户人家。半天里，云雾缭绕。寨子里，炊烟升起。云烟接在一起，使这个小寨子充满了梦幻色彩。不多久，太阳照进来，寨子顿时变成仙境。我感叹道，每一次来扎尕那，总有不同的感受。才让高兴地说，是啊。

后来，我们在一道绿绿的山梁上走了三天，才到达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才让远远地说，那就是措美峰。我在心里对她说，瞧，这就是我给你说的我一直想要带你来朝拜的神。我相信她的灵魂一直伴随着我，我相信我们永远在一起。

我们去的时候，刚刚下过一场雨，云雾仍然遮住了它半个身子，只觉得它高入云天，神秘之极，威不可犯。才让早就告诉过我，很少有人能攀上措美峰，据他所知，目前还没有人上去过。他说，那是神山。我说，既然是神山，我们就要尊敬。我们远远地看着它，等着云雾散去。我不想打扰它的宁静。在这纷扰的世上，在迭山深处，只有它还是宁静的，只有它还保持着神圣。晚上，我们住在那里。

第四天早晨，天晴了。早早地，我就醒来。我拿着相机，去看朝霞中的措美峰。现在，它终于露出整个身子。在万山之中，只有它突兀地屹立于空中，比其他所有的山峰都要高出一千多米。庞大的身躯笔直地向上挺起，没有地方可以供人攀援。连飞鸟也只是在半峰中盘旋。朝霞将其抹红。我看见半峰中有好几棵巨大的松树，不知活了多少年。绿色从下而上，将其身体遮

蔽得严严实实，但在山顶上，却是白雪皑皑。那是夏季，但白雪并没有融化的意思。

我没有任何攀援的冲动，没有征服的欲望。只有敬畏。我在那里逗留了整整一天，拍下了它一天的活动。然后，在第五天时，我和才让骑着马顺着那条沟继续往前走。整个浩渺的大山内，只有我和才让。我们不停地唱着歌。万山倾听。后来，我们终于碰着几个放牧的人，才让和他们打着招呼。我们吃了他们的东西，彼此祝福着。第七天傍晚时，我们终于走出了那条沟。然后，才让带着我住进了他的一个亲戚家。第八天的时候，我告别了才让，坐着车回兰州。他则要拉着他的马，找一个顺车，把他和马捎回去。临别的时候，我看见才让的眼里有泪花儿飘，我在心里骂道，这个家伙，真是的。我不想去看他的眼睛，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后，快步离开了他。

3

那年夏天，整个地球都在升温，往年清凉的西远市也热到了四十多度。冰川融化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世界末日的预言在世界各地突然间被翻出。在那个悲伤的夏天，我赤裸着身子孤独地躺在一张凉席上，只有汗水，没有泪水。一位天祝的诗友打来电话，邀我去马牙雪山边避暑，我拒绝了。还有美国的一位故交邀我去看乞力马扎罗的雪，他说所有费用都由一个组织来出，只要我先去美国参加一个生态文学的会议就可以。我也拒绝了。我不害怕热，我害怕在心里也彻底地失去她。我想，那时我的生命也就彻底地结束了。

但是，当一位阿拉善的朋友打来电话，要我去参加他们的文学活动时，我竟立刻就动身了。

阿拉善，据说是“天”的意思，我从来都没去过那里。我坐了一天的车，终于在晚霞中到了赭红色的巴彦浩特。热情的人们在等待着我。还有酒。有几个当地的诗人读过我的诗，有一位还能背诵一首。这使我非常诧异。有一位女诗人首先唱起了歌，端着酒杯向我走来。歌声不断酒不断，一杯又一杯，我似乎是来阿拉善喝酒的，沉醉的。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倒下的，也不知是谁把我背到宾馆的。

我只知道我有无限的悲伤，那悲伤没有地方可以寄托，只有苍天般的阿

拉善愿意承载，愿意与我一起低低地啜泣。

后来我们一起坐车去额济纳旗。一路上，全是戈壁，亘古的荒原。车厢里的人不停地询问，怎么还是戈壁？我却心想，多好的戈壁啊！希望就这样一直行驶在戈壁上，就这样一直在荒漠中走吧！我甚至有下车徒步走过戈壁的想法。不知为什么，我小时候很想看到绿色，但到现在，我却迷恋于这荒漠，这浩瀚，这苍天般的大地。

我又一次想起我和她曾经相约，在我退休后，在戈壁深处建一小小的向阳的院落，远离纷扰，牧马，放羊。春天时在院前种下一排挺拔的杨树；夏天时我们在清凉的月亮下朗诵古老的诗篇；秋天时我从远方拉来很多的籽瓜，摆满了院子，然后，我亲爱的她选那个被太阳晒得最暖的在地上开成两瓣，我们坐在阳光下，一人拿着一个勺子吃个香甜；冬天时我们在火炉旁给一只刚刚出生的小羊羔取暖，命名，而烤熟了的洋芋正散发着跟女人一样让人失魂的体香……一切都成了梦。

我们整整在戈壁上奔驰了八百公里，在傍晚时分来到了烈日炙烤中的达来呼布镇。第二天，我们去看了传说中的黑城。我坐在那被沙漠淹了一半的寂寞城池中，徘徊不已，仿佛轮回中我曾在这里的一粒沙。那么，她呢？是否也曾是这里的一粒沙，曾和我一起被吹到这瀚海荒漠？

我们还看了胡杨林，看了居延海。那些沙漠中的生灵，激起的都是哀思。

第三天的时候，大家说要返回巴彦浩特。在荒漠中走了好几个小时，好多人都已经睡着了。我也有些昏昏欲睡。中午时，我们在一个加油站前停了下来。加油，吃饭。我看见有一条通往祁连草原的路标，便问当地人，往祁连草原去要多远。当地人告诉我，先去张掖，然后过扁都口，就到了祁连县了。我突然间产生一阵冲动。我找到了阿拉善的那位朋友，告诉他，我要在这里下车，去祁连山里看看。

大家都不解，我那位朋友也皱着眉头，不断地摇头。我坚持要去，他便生气地说，那好吧，也不知是你哪根神经出了岔。我向他们招手，他们在疑惑中也向我招手。

只有我知道，是那浩茫的荒原在吸引我。

我在那个路口等了一会儿后，就决定在这茫茫戈壁上徒步行走。我背着旅行包，一边走着，一边想着往事。在她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几次去了敦煌，每次回去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渴望，进入祁连山中去看一看，或者绕到

祁连山的另一边看看。据说，祁连山也是“天”的意思。我不知道在天的那边到底是什么，而现在，只剩下孤零零的我。

我再也没有坐汽车，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好像我再也看不到这阳光灿烂的大地，要把它一一记在心里似的，我不停地拍着照片。走到第五天时，我终于走出戈壁，到了祁连县境内。在俄博镇一间昏暗的饭馆里，我正在吃饭，看见一个瘦瘦的老者挑开门帘看了我一眼，然后匆匆转向对面的一间首饰店。我觉得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是谁，忽然，我蓦然惊起，是好问先生。我冲出去，冲到对面首饰店里，喊道，夏老师。里面的老板问我，谁是夏老师。我说刚才进来的一位老者。他惊异地说道，刚才没进来老者啊，是一位妇女。那位妇女看了我一眼，从我面前走了。

我于是出来，惊异地回去吃完了剩下的面，眼睛还是不离对面的店门。的确没有什么老者。也许是我的幻觉。

我还想起他那封彻悟之信，是的，世若棋局，人生如梦。我不禁长叹一声，望着高天上的长云，走进茫茫荒原。

那一天，我的悲伤风干。

那一天，我将她在心上埋藏。

4

好问先生姓夏，据说好问是学生们给他取的名，他便改成这个名了。但在身份证上，他还是夏木，童年时的夏木，右派时的夏木，平反后的夏木，后来人们已经遗忘了的夏木。活着的是夏好问先生。我在来兰州之前就听说过夏好问先生，是从我热爱的中学语文老师那儿得知的。后来我来到兰州也与夏好问先生的传奇有关。准确一些说，我是奔着这些传奇来这所大学的。而一来到这座生长着数百年参天大树的学校后，就发现到处都是他的传说。传说他因为是右派的原因隐藏民间二十年；传说他曾经很多年是青年大学生们的精神领袖，但后来又变得异常保守甚至有些厌世；传说他常常向学生发问，问得学生退无可退，所以学生们给他取名好问先生；传说他不仅思想怪诞而且行为也怪异，搞大了一个女生的肚子，最后那女生跳河自尽了；传说他精通中医拯救过无数病入膏肓的人还能让不生育的人硬是怀上孩子；传说

他还精通八卦一见面就能知道人的命运但他又不相信命运；他是中文系学问最大但又最老的讲师，发誓终身不评教授……关于他的传说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也成了我来到这里最想见到的第一人。但是，听说他因为一些原因，课被停了，也几乎不来系里开会，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缘见到他。

但是，后来，我从另外一些老师那里听说了他的另外一种形象。有一位老师说，噢，你是说好问先生，呵呵，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自以为是知道天下所有知识还自认为是苏格拉底的人，一篇像样的文章都没发过，还是个本科生……还有一位老师说，哈哈，好问先生，太有意思了，听说他会算命，可是，他对自己的命运总是算不准，而且连连碰壁，不知道他那个把戏有谁会相信？一位老一些的老师说，你是说那个人啊，什么都知道一些，但什么都只是知道个皮毛，可是，有一阵子，学生们把他差点捧到天上，他啊，哄哄学生还可以，学生娃嘛，什么都不懂，可是，他到我们这些内行跟前，可就露馅了，所以，我们都一般不跟他计较，你也要注意。更有一位女老师说，啊呀，小陈啊，我给你说，你要少跟那个人来往，他一见你呢，就有可能跟你谈性，你谈也不是，不谈也不是，他曾经是乡村医生嘛，所以把我们也当乡下人，听说他还很好色呢，把很多女学生都弄得肚子大了，你可别学他啊……

人们越说，我倒是越想见见这位先生。每逢周四开会的时候，我坐在最后一排，总要问别人，哪位是好问先生。同事看了看说，没来，他才不来呢。问了好多次，我不好意思再问别人，慢慢地，也不再问了。大约是快到冬天的一个周四下午，大家正在开会，门口进来一个瘦小个子老汉，穿一套便装，头发花白，但也不是很长。一双眼睛黑黑的，斜睨着，找了一个座位坐下。他什么人也不看，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坐下来就开始燃上一支烟，长长地吐了口烟，才斜睨了一眼前面正在讲话的山之宽主任，然后又斜视着别的地方。他有些心不在焉，仿佛是散步累了找个地方暂时休息一下。周围也没有人愿意与他打招呼，甚至有一些人流露出厌恶之情。可能是抽烟过猛，也可能是患了感冒，他坐了一会儿，突然咳了起来，越咳越厉害，终于听到他咳出痰来。山之宽主任顿了顿，一些老师也转过头来看他。他并不理会别人，也没有机会理会。好在他终于站了起来，出去咳了痰，又回来坐在原位。事实上，在他没来之前，会场上气氛是和谐的，他一来，就像一阵突兀的旋风，他一出去，风平浪静，可是，他又回来，那股旋风又被带回来

了。会场上开始有些骚动。

山主任是古典文论美学界的著名学者，是我导师洪江先生的朋友，我以前在北京时见过他一次，所以当我来找他并说我是洪老师的学生时，他便立刻说，到我们这儿屈才了。我是他推荐留下工作的。我对山主任一直有一种感恩之情，所以，在看到那股不和谐的旋风时，不禁对那个人有些厌恶。

大家在一张签名表上签名，山主任大讲如何搞好教学与研究，开始批评有的老师现在连一篇文章都没发表过。这时，那股旋风缓缓站了起来，向着空中吐了口烟，然后踱了出去。他一走，气氛又慢慢地恢复到最初。他并没有签名。我不禁有些好奇，便问身边的一位女教师刚刚那位是谁。那位齐耳短发的快要退休的女教师吃惊地看着我说，他你都不认识？好问先生，夏好问啊。我惊愕地看着门外。门外静悄悄的，他已不知去向。

一次，有一个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小型的文学讨论会，我去得有些迟了。所有的人都到齐了，但会议并没有开始。一问，才知道说是等好问先生。大家都说，有好多年没见过好问先生了。我没想到好问先生在社会上有这样大的影响力。有个杂志社的主编，是好问先生最早的学生，长着满脸的大胡子。他给大家谈起了八十年代初好问先生的奇闻轶事。他说，那时候，好问先生真是无所不知，什么都要谈，而且什么都是他第一个来谈，然后，全校学生在一段时间内就都谈论他的话题，什么思想解放啊，什么朦胧诗啊，什么弗洛伊德啊，什么尼采萨特叔本华啊，什么马尔克斯啊，还有西方马克思学说啊，对了，还有老庄、易经、中医和性学，等等。反正，那时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他就是真正的大师，他什么都能谈，他不但能谈古代文学，还通晓现当代文学，不但熟悉中国哲学，还很熟悉西方哲学，不但懂文学，还精通中医。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啊。

大胡子还要讲下去时，另一个瘦瘦的高个子的诗人抢着说了。他说，那时，我经常去给他打扫卫生。冬天的时候，他还在睡觉，我就去给他生炉子。那时，他家里人还没来嘛。他晚上总是不睡觉，一直在看书，床上到处都是书，好多书都打开着，夹着纸条，不让别人动。地上也到处是书。除了一张书桌，他没有别的家具。他往往到凌晨四点左右才睡觉，我往往都是十点左右去，刚好是课间操的时候。他专门给我配了一把钥匙。我悄悄地进去，有时炉子还着着，大部分时候都灭了。我就给他生火。他有个特点，睡觉不穿衣服，什么都不穿，赤条条的。我进去给他生火时，他往往还要光着

身子在屋子中央的一个尿盆里撒尿。尿完后他又上床去睡觉，再睡半个小时左右才肯起床。我把炉子生好，又给他把尿盆端到公共厕所里去倒掉。他住的是平房嘛，离他房子大概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有一个公共厕所。平时没人打扫，特别脏。晚上又冷，所以大家都用尿盆。别人一早就去倒了，他的往往要到十点多以后。那时，人就多了。他自己往往不好意思去倒，我就给他倒。你们不要笑，那个时候，多少人都想与他接近，给他倒尿，而他偏偏选中了我，所以，我因为给他生火和倒尿在同学们中间特自豪。

诗人还想继续说他与好问先生生活中的交往，可另一个微胖的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人打断了他，说，我真正佩服他的还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的气节。我一毕业就被分配在省委宣传部，一直在那里干了十多年。有一段时间不是搞运动嘛，他是运动分子之一，不过，那时候再不大整人了，就是批评、教育。刚开始我们领导与他谈，结果呢，所有的领导都被他谈得哑口无言。人家好问先生在“文革”期间就把马恩全集和毛泽东选集啃烂了，第几卷第几章讲的什么，他一清二楚，谁能谈过他啊。后来一到大学又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读了，他的理论水平是当时全省最高的，没有人能说服他。好问先生的口才又好，经常是把我们那些领导谈得目瞪口呆、满头大汗地回来。后来，有人就出了个主意说，既然是这么大学问的人，就赶紧给个教授，然后把待遇搞好一些，稳定人心，不要让他乱讲话就行了。于是，我们领导就跟学校领导说，让学校领导去做工作。你猜好问先生怎么说？他说，我现在才是个讲师，副教授都不是，怎么能评教授呢？国有国法，什么都要以法循事，我怎么能违背国家政策法规呢？关于住房的事，他说，我现在住的这间平房就刚好，能够容下我这身臭皮囊，如果你们能给我一间容得下我思想与灵魂的房子，我就去。他的骨头是很硬的。反正每一次的政治运动，他都没落下，但没有一次低过头。

那个干部刚刚话音落地，一个女青年说，听说他还有个情妇。

此话一出，人们便纷纷争起来。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正在这时，有一个人满头大汗地进来了，说，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

别人便问，好问先生呢？

总之没来。大家失望地埋怨了几句，然后开始搞活动。后来，大家还是把好问先生忘了。会场上你一言我一语，生怕自己的发言不到位不出众，你方登罢我方赶紧上场。都要吃晚饭了，我也争不到发言的机会，索性偷偷地溜了。

还有两次文学活动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凡是举办活动的人都想请好问先生参加，而且也总有人认为自己能请来好问先生，可最终好问先生踪迹全无，扫了大家的兴。一些年轻人对好问先生颇不以为然，因为好多年既不见他的文章，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但这激起了中年人的愤怒，他们不允许年轻人如此轻视他们曾经的精神领袖。这使我对好问先生更为好奇。

5

再次见到好问先生已到了快放寒假的时候。

应图书馆的邀请，我参加了一个著名作家在图书馆一楼的签售活动。场地很大，是开放式的。作家和我们坐在场子中央，很随意。参加活动的学生很多，大约有一两百人，大部分站着，也有一部分坐在四周的沙发上和靠窗的固定座椅上。先是那位作家讲他的创作过程和主要想法，然后就是像我一样的捧场者简短地谈对他那部小说的看法。每个人大约只有五分钟的时间，有很多记者在记录或拍摄。几乎都是赞美的声音，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呼唤中国的传统，并写出了几个性格突出的形象。因为我年轻，被排到了最后发言。当我听着那些赞美的声音时，有点后悔来这里了。说真的，我对那部作品非常失望。在我看来，那部作品是作家最糟糕的，简直有辱他的大名。

我有些坐不住了，我在努力地想着如何把我的话说圆，可是，我越听别人的奉承就越发地生气。等到我发言时，我几乎已经无法正常地呼吸了。我有些语无伦次地说，前面赞美的已经够多了，我只想说说点真实的想法。这是一部让人非常失望的小说，作品统篇都在张扬恶与暴力，对善与友爱充满了怀疑和否定。这简直是人类精神的撤退和文学精神的背叛，建议作者当场销毁。

说到这儿时我不知所措地已经站了起来，并开始离席。我没有听到一声掌声，我只是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像爆炸的雷声一样，仿佛在整个会场上炸响。我已经非常后悔了，但是，我只能立刻逃走，为这真实的心声。突然，我听到有人为我鼓了掌，紧接着，掌声越来越响，甚至有学生尖叫和吹口哨。我又突然间觉得悲壮起来，脸烧得厉害。我的眼睛直盯着大门，真想飞过去，但我的余光告诉我，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望着我。

在我走到门外时，终于觉得走完了一段艰难的道路。我长长地呼了口气。我不自觉地拿出一支烟来，迅速地点燃，并重重地吸了一口，又缓缓地呼出，这才舒服了一些。我听到主持人对我的发言进行了一个玩笑似的评说后，又赞美起作家来，便感到悲哀。

正在这时，我看到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我身边走过，小个子，头发花白，背着双手。是好问先生。他是从图书馆里面出来的，我想他一定听了我的发言，但看他并不想与我说话似的，便也望而却步。同时，他的漠然使我突然间对他了无兴趣。我悲壮地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走着，心里一直想着发言时的情景，觉得孤独极了。我想我一定是得罪了那位著名的人物和主办方，我先是稍稍有些后悔，但转念又想，这才是真实的我，而且事已至此，也无所谓了。

正走着，突然有人叫我，小陈。我转过头去，看见中文系一位姓孙的老教授在向我招手。我同时还看见他的旁边站着好问先生。我走了过去，向孙教授问好，同时向好问先生打了声招呼，夏老师好。好问先生点了点头。只听孙教授说，刚刚还和夏老师说你呢，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我惊异地看着他们说，说我什么呢？孙教授说，听说你刚才批评了那位不知天高地厚的作家。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是胡说，让夏老师见笑了。好问先生这才笑着点了点头说，挺好，只有你一个人说了真话。我一听，总算是得到了一点赞赏，心里顿时亮了许多，但仍然红着脸说，我总觉得有些过了。孙教授说，年轻人嘛，就应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再说，现在那些作家写的东西真的让人不忍卒读，就应该批评。我说，但我总觉得过犹不及。好问先生哼地笑了一声，看着远处说，大音稀声，不过就得和众，但是，不和众就难活。

我们总算是认识了。后来我们还一同走了一段路，虽然聊得不多，但我对他总算有了好感。放寒假后，我不想立刻就回老家，在宿舍里翻着闲书，并写一些无聊的诗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睡醒突然想到了好问先生，就去敲开了他家的门。我怀里揣着一瓶酒，口袋里装着三包宏图烟。他住在一套七十多平米的房子里，阳光晒进来，很温暖。房子里就他一个人。他正在看一本影印本的古书，我瞥了一眼，是《易经》。我在上研究生时读过几本研究和解读《周易》的书，但这样古老的书我还没读过。

我说，都说您不但学问广博，而且还能用周易占卜。

他笑着说，知识只能是迷障，只有进入无知之境，才算是闻道。

我心中一动，道，听说您还能治不治之症？

他一边给我倒茶，一边让我坐下，说道，这不算什么，人真正的病在心。

我笑道，看来夏老师还是心理大师。

他又笑了一下说，心理大师？现代心理学最大的问题在于本末倒置，把人当成了物质，离道越来越远了。真正的心理学在于悟道。

我尴尬地笑了一下说，是啊，悟道。我是来向您问道的。

我掏出烟来，递给他一支。他接了烟，一边点烟，一边说，大道废，仁义出，仁义隐，律法制，我们离大道太远了。

我也点了一支，忽然想起身上带的酒，便掏出来，那就醉去。

他看了一眼说，好，好，好，不如醉去。

我知道他接纳了我。我们便一边聊着一边开始喝酒。那一天，我才知道他右派时住了二十年的柳营村与我家其实很近，中间隔着一百多公里地。他还能讲我熟悉的方言，这使我也感到大为亲切。不久，一瓶酒就被我们喝下了大半，但我们的谈话才正浓。我们谈到了孔子、老子、柏拉图、释迦佛祖，谈到了很多很多。他每每反驳我，使我陷入尴尬，然后又开启我，以便使谈话继续下去。老实说，我对他的这种谈话方式既喜欢又不喜欢。他的语言忽冷忽热，但其智慧使我折服。我隐约意识到，在我的人生中，这个人也许对我意味深长。

不小心我们就喝完了那瓶酒，都觉得很不尽兴，于是，我又去买来一瓶，继续喝，继续聊。越是对他了解得多一些，对他的好奇就越是多一些。比如，在我看来，他的学问比我硕士导师洪江先生要深得多，而我导师是学界的泰山北斗，他则连个副教授都不是，在学术界更是名不见经传；再比如，据说他在西远大学也曾经风云一时，但从他那愤世嫉俗的神情和语气中丝毫看不出昔日的光华，他也从不提当年；还有他的医术与易术也使我好奇。但第一次来他家，我只想静静地观察他，不想去问他的过去。

一直到六点半时，进来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大脸庞，大眼睛，大高个，微微有些发福。等好问先生介绍过后，我叫她嫂子。她很高兴我这样称呼她。我说，嫂子，看得出来，您年轻的时候肯定很漂亮，一下就迷住了夏老师。她咯咯地笑，说，哎呀！小陈，你真会说话，看把你嫂子说得多么开心啊，至于是不是迷住了他，你就问他吧。

她本来是只给好问先生一个人带了饭，一看我在，便又弄两份，顺便给

我们下了点面条。我们吃了，继续喝酒，聊天。嫂子听不懂我们说什么，便放开了电视继续看她昨天看过的电视连续剧。一边看着，她一边对我说，我看你和他还能聊得来，他以前可没有这么多话，今天看来是碰到知己了，以后就常来，嫂子给你做吃的。

6

再次见到好问先生时，已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虽然在西远大学工作生活了半年多时间，也认识了不少朋友，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外来者，一个迷路者。我不停地在寻找着新的路口。我经常徒步走在兰州的大街上，或是漫步在黄河岸边，想尽快地熟悉这里的风物，但每每觉得自己像是一只世外飘来的风筝。我就这样飘着，飘着，从一条泛着牛肉面香味的老街飘向另一条卖牛羊肉和各种小吃的老街。戴着小白帽和顶着头巾的穆斯林不时地吆喝着，一些十四五岁就不上学的小穆斯林睁着大大的眼睛盯着我看，我冲他们笑笑，他们也冲我友好地笑笑，给我倒一碗面汤。我说，来一碗炒面片，面片小一些。小穆斯林大声地喊一声，炒面片一碗。不久，他给我端来一碗上面放着细碎的香菜和蒜苗的面片，那香味立刻将我一切的烦恼和飘流感冲走了。吃完饭后，我感觉到疲惫，于是，心满意足地返回宿舍睡去。

刚去时我和另外两个老师合住一间十六平米的宿舍，我们都不希望其他人住在里面，但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解决这种苦恼。不久，一个住进了化学实验室，剩下我和另一个搞美术的住在一起。他总是很晚才回来，第二天又总是睡到中午时才起床。隔壁的老师们总在打通宵麻将，深夜，搓麻将的声音响彻校园。在那样的环境里，我又常常失眠。我和那个搞美术的同事往往总要睡到正午，然后，他的女朋友们——他总是不停地换女朋友——就来敲他的门了。他出去了。我也起床，到街上飘着。

我像是在寻找什么，但又不知在找什么。多年以后，我终于知道了。但那个时候，我总是盲目地走着，魂不守舍地飘着，行尸走肉，麻木不仁。没有什么事情能引起我长久的兴趣，我甚至都有些厌恶文学。但是，似乎除了文学，我什么也做不了。

有一天下午，我飘着飘着，就发现自己来到了黄河边。黄河流到兰州的